

那片稻海

□舟山中学2023级2班 石子路

村落楼房之间的天空被电线分割成块状，麻雀在上面久久徘徊，我在曲折小径间奔跑，越过一户又一户人家，坐在门口的老奶奶来不及看清是谁家的女儿。我满怀探险的兴奋，不停歇地跑着，暗暗期待着下一个转角，下一条小路，盼望着一场奇遇的发现。反正天还大亮，反正总能找到回家的路。

夏天的风是炙热的，拂在脸上黏糊糊。任凭发丝在额前被吹得不成形状，嘴角是压不下的笑容。明明已经筋疲力尽，却还是不愿停下。

刹那间，一阵清凉的风吹来，直往衣角里钻。我停下了脚步，双手撑着膝盖喘气，继而伸手抹去脸上垂垂欲滴的汗水，抬头，想看清楚眼前的路。

那时我才意识到，我已经穿过了层层叠叠的楼房，跑到了那片稻田前。

小小的我不明白辽阔的真正意义，只是惊叹于那片看不到尽头的土地。蝉鸣不歇，田里尚且碧绿，田间的水泥路一直延伸至稻田深处。远处的天空只有零星几朵浓云，低悬在稻苗上。我沿着水泥路往前走，不知不觉间就走到了尽头。猛然回头，发现自己身处稻海，离岸边很远，很远。

风拂过稻海，稻苗的清香和土地淡淡的腥味包围着我，蝉鸣和叶片摩擦的声音充斥耳际。那时，周围没有人，我有点恍惚。脚边是一望无际的稻苗，远方是和稻田融合的苍穹，那排排楼房和密布的电线被距离隐藏得看不真切。那一刻，我好像远离了喧嚣的人群。天空中有叫不出名字的白鸟，盘旋着向远山飞去。我在水泥路上席地而坐，感受着大地深处传来的温度，那种飘飘然的幻觉才一点点被驱逐，我和这片土地才有了真正可感知的联系。

直到那温度逐渐转凉，直到天边的残云被夕阳渲染得血红，直到早早吃过晚饭的人家已经零星在稻田边漫步，直到耳朵里重新出现了人群的嬉笑声，我才起身折返。时不时回头望望，一路不停地跑回家……

光阴流转，个子渐渐长高，原本的小径显得拥挤了，天空也仿佛离我越来越近。我总是在大人忙碌的时候走出家门，漫不经心地村落间闲逛，可不知不觉间，脚步总是将我引向那能够乍见天光的方向。翻腾的水稻在我心底涌动，年复一年，不曾变样。

后来的几年，我去了很多地方：草原、大海、高山……我见证了无数片望不到头的天地，我感慨世界之大，也深谙“寄蜉蝣于天地，渺沧海之一粟”的道理。可我始终不会忘记那年盛夏，那个小小的我误打误撞见到的那片稻田，那是我第一次对所谓“辽阔”有了刻骨铭心的概念。我开始理解人们为什么敬重土地，也终于看到了到底是怎样的土地，才能托举起这生生不息的人类世界。

有一天，我猛然发觉，路边那块巨大的碎石不过齐腰高，无须多久就能绕着稻田走一圈。路口的野花星星点点，只有蹲下才能看清，原本一眼望不到头的稻田的边缘围了一圈小铺子。是稻田缩小了吗？我不知道，也许是我长大了吧。

时至今日，我还是会想起那年站在路口处，内心那种神奇的悸动。

世界从来就不缺乏令人叹为观止的风景，自然用它最饱满而富有生机的一面示人，而人将天地万物着我之色彩，风景又变得灵动。就像那片稻田，自然慷慨舍弃土地，而农民弯下腰，用虔诚的姿态播种，才有了这样一片稻海。风起云涌，金黄的浪从未停息……

江南，江南

□定海一中2023级2班 徐子淇

黄昏时分，天空忽然飞起大雪，所到之处，人迹不见。一场大雪，将江南的风韵都溶入了那场盛大的祭礼中。

吴国新王的肱股之臣伍子胥带着几个随从，策马奔驰在通往姑苏城外的雪道上。即便在客居吴国多年后，眼前的飞雪依然让他不由感叹：“江南的雪，真的干净啊！”

日落之际，他见到了芸娘。冬夜厨灶的火焰，将她原本苍白的脸颊染上了潮红。他无声地递上一把精雕细刻的短剑，低声说：“这是专诸特意嘱我带给你的——天下名剑鱼肠。”她没抬眼，接过剑，问：“当日是怎样的情景？”

“吴王僚的卫队，从王宫一直排列到公子光的家里，门户、台阶两旁，都是吴王僚的亲信。夹道站立的侍卫，都举戈以待。只有专诸能到吴王僚跟前，他把短剑放到吴王最爱的烤鱼的肚子里，到吴王僚跟前时，忽然掰开鱼，以雷霆之势将剑刺向王僚……”

他忽然停住，转身看向窗外的风雪，好一会儿才再开口，“那吴王僚猜忌很重，早已身穿护甲在内，不承想，专诸奋力一击，竟然刺穿了吴王，所有人都以为是因为他拿着鱼肠剑，势不可挡。只有我知晓，他把公子光赠予的鱼肠剑换了自己屠狗的匕首。他说，那样才趁手。”

此时，窗外的风狂啸而过，这让伍子胥想起了专诸出手时的情形，那是一种震撼山河的力量——不必神剑在手，一股壮士之气便可以激荡云天。

“这鱼肠剑价值千金，你收好。”说完，他看向芸娘，绰约柔弱的江南女子，有一种让人不敢小觑的神貌。那时，他为公子光到处物色可以刺杀吴王僚的义士，结果在屠肉摊发现了专诸。当时专诸正与数十个地痞缠斗，但专诸一人单挑、万夫不敌的气场让他叹为观止。然而更让他想不到的是，芸娘一出现，只是轻嗔一句：“还不赶紧回家！”专诸立刻收手，乖乖跟着回去了。

芸娘不语，只是拿起鱼肠剑便向灶火扔去，还未等伍子胥缓过神，她已将那举世无双的剑扔进了火中！伍子胥急得大叫，不顾烫手，将剑捞了出来。

“这是何必，吴王僚无道，专诸的义举定会流传千古。”

芸娘缓缓抬眼，正色道：“这剑，配不上他。”

伍子胥不是江南人士，却早已将江南视作故乡，江南儿女的外柔内刚他早已领略。日子一久，他竟然如饮醇酒一般，恋上这江南味了。

此时，他深叹一口气，又拿出一件血衣，嘱她葬了。芸娘凄然一笑，道：“不几日，我便要离开吴国，这血衣还是由我带走吧。”

伍子胥不禁一怔，专诸之功自可以大获赏赐，她这又是何必呢？

“你能去哪里？江南这样的温柔乡别处还有？”

“只要是干净纯粹之处，人间哪里又不是江南呢？”

说完，芸娘又是一笑。伍子胥顿时语塞，只得拱手作别，带着那把鱼肠剑。外面的风雪更大了，他只觉得迷眼，但还得继续前行。

寒夜，芸娘就着烛火摩挲着那件血衣，一时热泪如珠。忽然，她揭开了血衣上的一处线脚，一行字迹出现在她眼前——是一条出奔的线路图。更让她惊呼的，是上面有一个地名，留有两个隐约可见的字——在此。

次日，古渡口。大雪初歇。芸娘立在船头，素然一身，鬓边插着一朵江南的早梅。

药香中品味人生

□沈家门中学2023级5班 楼涵琪

从前的日子很慢，如同炉火上煎中药，不温不火，不急不躁。

四通八达的老城中村，几条小巷子牵扯着几十户人家。小时候，推开窗，总能看见穿着大白褂子，不紧不慢抓药熬药的她。风吹过来的时候，也总带着一股淡淡的中药香。

她是一位中医，那时候约摸五十的年纪，终年经营着自己的小药馆。

据说，从前村子里唠嗑的人们提到她时，总要咕哝一句：“女人开什么药馆，不如找个人家嫁了倒好……”后来，村子里唠嗑的人们提到她，还是会咕哝一句：“真是怪人，大好的时间都浪费了。可惜啊，将来有点事也没人帮忙……”

印象中，她从不会理会人们的流言蜚语，每日只照样开馆抓药，日子过得安详且笃定。

记得有次家里打发我去她的小药馆买枸杞。当我走进那间弥漫着中药香的铺子时，她正端坐在水椅中闭目养神，身后是一整排中药柜子，每一格都贴着中药名称。那时我识字尚少，除了那一整排药柜和浓浓的中药香，并无留下其他印象。

“阿姨，我买枸杞，要一两。”我清亮的声音惊走了梁间停歇的燕子。她不语，起身拿起柜台上的杆秤，指尖熟练地拨弄着秤砣，像挽着轻云。将秤砣定在某一处后，她原本微蹙的眉宇舒展开来，

这才抬眼望向我，目光清明。

“枸杞好啊，味甘性平，养肝明目。”她边轻声自语，边转身去药柜抓取枸杞。

她说话慢，声声入耳，她做事也慢，不急不躁。

又有一次，我有点不舒服，家里人把我送到她那儿看诊。她挽起袖头为我诊脉时，双眼微闭，那张留下岁月痕迹的脸极为专注。我并不懂望闻问切，但当我的皮肤感受到她指尖的一层薄茧时，“妙手回春”这个词突然毫无征兆地出现在我的脑海中。

接着就是取药、称药，她还亲自为我熬药。那只陶瓦药罐被烟燎得灰黑，药炉里的火苗随风欢腾。我性子急，不住催问：“这还得熬多久啊？”而她总是轻轻柔柔回答：“还早呢，不急，待有药香出来就快了。”

不知过了多久，我终于闻到了中药香……后来，我进城读书了。从那以后，我再没喝过中药，也再没见过她。

现在想来，她数十年如一日，不惧流言蜚语，独自一人始终坚守着那间小小的药馆，日复一日复坚守着那一片小小的净土，在这喧嚣浮躁的年代中，实属难能可贵。

心平气和，沉默是金；不温不火，不急不躁……这些由她那儿习得的道理，不管过了多久，都值得我反复品味。

